



# 炊烟起了,我在门口儿等你

□作者:赵文静

我小的时候成天和一群小伙伴在外面疯跑,常常是连吃饭都忘了,母亲做好了饭菜,添完最后一把柴火,屋顶上烟囱里仍旧冒着炊烟,母亲总会不急不慢地走到大门口,大多数时候她就在那里站着,眼睛不时望向巷子口,看看有没有我疯跑的身影。常常,她在门口儿等我时,便会碰到同一巷子住着的邻居,邻居也必定是做熟了饭,同样在门口等待自己疯跑的孩子回家,这时候,这些等待孩子回家的母亲就站在各自的大门口儿,互相扯着嗓子聊天,聊各家做的什么饭,其实不过都是那简单重复的几样家常的粗茶淡饭,但每天她们总会乐此不疲互相打听,就像是每天饭点的时候见面互问一句“吃了没”一样的自然。

她们也聊孩子,聊大人,聊自家的猫猫狗狗和庄稼地,聊得热火朝天,聊得整个小巷子都欢快了起来,不知道谁说了句“不早了,该吃饭了”,大家这才将聊天按了暂停键。

此时一声声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,脆生生地响起来了,从各家的门口一直喊到巷子口,喊到街上,孩子们听了母亲的呼唤,小鸟一样扑棱棱扇动着翅膀飞回巷子,飞回家。

粗茶淡饭上了桌,全家人也围坐到了桌边,在袅袅的热气里一家人把粗茶淡饭嚼吧成了香甜无比的美味。后来我大一些时,家里做起了生意,中午的那顿饭,我就在奶奶家吃,到了晚上父母回来了,便回家吃晚饭。我一天大似一天,越来越懂得父母的辛苦,平时奶奶做饭我也经常打下手,就动了给父母做饭的心思。

那是我第一次做饭,既新鲜又紧张,一想到父母能吃上我做的饭就激动得不行,我根据平时看到的奶奶和



母亲做饭的样子,一步步做起来,添水,抱柴烧火,等水开了,搅拌玉米米粥,我很认真地按照顺序进行着,玉米粥的香味也从锅里钻了出来,我添完最后一把柴火,走到院子里,抬头瞅着房顶上袅袅的炊烟,一阵阵自豪从胸中升起。

饭熟了,我也像母亲一样站在大门口,不住地对着巷子口张望,期待着父母突然出现。等等,父母还不来,我就从门口跑到了巷子口,又从巷子口跑到了门口,等等,父母终

于出现了,我飞快地跑到他们身边,又飞快地跑回家里,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。

锅揭开了,可粥却只有一点点,像稠稠的小米饭,好不容易才均分到了两个碗里,勉强捞了两半碗。我怯怯地等着挨骂。父母看到了我做的饭,我知道做错了事,赶紧说:“本来想好好给你们做顿饭的,没想到却成了这个样子,只有两半碗,你们凑合吃吧,我只吃馒头。”父母没有责备我,还夸我懂事知道心疼父母了。那

一刻我的心里暖极了,那顿饭虽然我只吃了馒头,却感觉异常的香甜,父母也是,那两半碗稠稠的玉米粥,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夸好喝。

渐渐地,我学会了做许多家常饭,熬粥,炖菜,烙饼,煎鱼,甚至学会了擀面条和包饺子。每天我都会做好了晚饭,静静地站在大门口等父母回家。粗茶淡饭上了桌,一家人围在桌边,吃着最普通的家常饭,在袅袅的热气里却吃出了满满的知足与幸福,那是炊烟起了,我在门口儿等你的知足与幸福。

## 春韭似故人

□作者:李遇己

青韭依依,它于万物荒寂之时,携春风同行,用破土的炽热消解料峭的寒意,用执着的蓬勃抚慰匮乏的味蕾。

儿时,奶奶的菜园中,总是蓬勃着春韭一畦。每年,我都对“头刀韭”满怀期待,像一位待归的故人。前一年翩然的韭花还历历在目,随着它被收入檐下化作坛中冬日绝味,韭菜也就开始了冬眠之旅,它一路经历风霜雨雪,却把这些历练化作更深的力量,固根,养神,只为在崭新的春日重新凯旋。

在春雨淅淅沥沥地赶来之前,奶奶就已在垄间为它轻轻松土,施上有机豆饼肥,期盼它的蓄势待发。雨露田间,它终于破土而出,伸展细小、嫩黄的枝叶,微风中,它与雨滴嬉戏、共舞,述说整个冬天的秘密。春日暖阳柔柔地唤醒它积蓄的力量,它在白色包膜中探头探脑,与蛰虫一起欢呼,鸣唱一个崭新的未来,它奋力抽条,拔高,好似身披金色缕衣,终于出落成一个个昂扬的情影。

在朝阳中,爷爷弓着身体,用手丈量韭菜的高度,光影中他笑得慈祥,轻声说句:“快二扎高了,让孩子们都回来吧”。奶奶则会念叨着:“头刀韭,往家走”。在我们村子,依旧保留古老的习俗,收获第一道韭菜,出嫁的女子或在外工作的子女,往往就会回家尝鲜,祈福春耕,共品佳肴。

姑姑、姑父带着表哥、表妹,县城里工作的父母都会在某一个春日的周末赶回

来,赴一场春鲜之约。爷爷扬刀一寸,握住整个春天,在地皮上面两到三厘米处一割。奶奶在其身后,扬起草木灰,施肥保根,还振振有词:“越割越有,长长久久”。

韭菜齐整地摆在案板上,琼叶玉茎,煞是好看。家人齐聚围坐桌前,高高低低,溢满美好。我们把欢声笑语和进面里,再把切成细末的春韭伴着肉丁一同包进深情中,等待一把柴火,把幸福煮沸。

劲道的面皮、鲜香的韭馅,交织出韭菜饺子的美味,它绽放在口舌之间,熨帖味蕾的满足,酣畅惬意的滋味,是春归故人的欣慰,是家人欢聚的祥和,是天地人间的赏心乐事。

年渐渐长,喜读古人书。读到一千多年前,诗人杜甫也在春韭的美味中,与故友共话久别重逢之喜。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,几把头刀韭,几碗黄粱饭,新炊且畅饮,叙旧话沧桑。后来,春韭也渐渐转化为一种文人之约的雅趣,成为故人相聚的谦辞。明人高启在春夜里邀友人,“几夜故人来,寻畦剪春韭”;清代袁枚提笔邀请老友,“春寒宜饮,乞於明日未刻过敝斋翦韭小集”。春韭辛香的芳香气飘荡在岁月的长河中,传递着有限岁月里的人生真味。

又是一年春韭绿,恰似故人翘首归。如果你日日也为生活奔波,与亲友不常欢聚,何不趁着春风,以春韭为信,用欢聚为约,怀祈福为盼,让百搭的青韭化作春盘种种,奔赴一场故人重逢的深情盛宴。



杨柳送春来 李陶摄

## 拥抱孩子

□作者:李明越

记得女儿三岁前,她总会嚷嚷着:“妈妈抱,妈妈抱。”在她幼小的世界里,被我抱着就是天大的事情。在我的怀里睡着后,我望着她稚嫩的脸庞,听着她柔和的呼吸声,如此安静和沉稳。便轻轻地,右手先着床,左手慢慢把她放下去,再将双手以不可感觉的力量抽出来。我以为稳妥了,不想,在我的手刚刚离开的一刹那,她哭起来,十分清醒地盯着我。我只得把她抱起来,瞬间,又沉沉地睡去。一个中午的时光,她在我的臂弯中,一直未醒。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,很满足很安逸。

三岁以后,她能跑能唱能跳,我已不是她的全部生活,然而,她仍不时找寻我的身影,期待我在她的旁边,参与她的一切。第一次上幼儿

园,才刚刚到校门口,她便哭起来,她拥抱着我,希望能陪我一起上学。好不容易挣开她的手臂,送进教室去。她趁着老师不注意,一溜烟跑出来,紧紧抱着还未离开我的我,“妈妈,妈妈……”声泪俱下。我实在不忍,又不能不狠心,掰开她的手臂,再送进去,快速地转身即走。

现在的她,已经五岁半了,再去幼儿园,我已经不用下车。她自己背上书包,缓缓地打开车门,一边和我挥手再见,一边说:早点来接我。走上学校台阶的时候,她会回头,看我的车还停在那里,知道我一直望着她,才放心地走进去。小小的背影,已有了力量,上楼的时候臂弯还挎着午睡需要的被子。一步一步,一会儿就不见了。

我的儿子正在读高三,马上就

要参加高考了。一次数学模拟考试,他发挥失常分数很低。送中饭的时候,他和我说起,神情沮丧。我是一个神经大条的母亲,对于这个勤奋自律的孩子,关心过问并不多。他此刻的模样,触痛了我,恨不能代他承受如此的煎熬。那一刻,我真想拥住他的肩,为他传递爱心和力量。“不过妈妈,你不用担心,我会好好调整的。”还没来得及安慰,他突然说。我未伸出去的手,只得紧握着重垂下来。深深的无力感在心头蔓延。他的快乐,我没有能力为他创造,痛苦也无需我去分担了。

什么时候曾经与儿子拥抱过呢?如果要追溯,或许要把回忆拉得很远。1岁?3岁?他长大后鲜有的一次拥抱,是中考成绩出来后。得知

分数超过了县城一中的录取线,他激动得跳起来,大喊一声“妈妈”,抱住正在炒菜的我,在厨房里转了两个圈。这一次,是他的力量带动我,快乐感染了我。不似小时候,我用双臂去拥抱他。

我的孩子们,当初都以蜷缩的姿态藏在我温暖的身体里,直到出生的那一刻,仍紧紧握住脐带不放,那是我们曾经共同呼吸的通道。一刀剪下去,他们脱离了母体。我与他们,必须同时修习一门叫做慢慢远离的功课。他们的人生朝前走去,这门功课越做越顺畅,我也渐渐习惯,没有难过。就像文章中说过的,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……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

## 家情

## 父亲的植树节

□作者:甘婷

春风拂过,带来了泥土的芬芳和生机勃勃的气息。每年的这个时候,村里都会举办植树节活动,而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的身影总是与这个节日紧密相连。他的执着精神,就像那些年年栽种的树苗一样,生根发芽,在我心中茁壮成长。

父亲是个普通的农民,但他对植树有着不一般的情感。他说,树木是大自然的恩赐,是生命的延续。每当植树节来临,父亲总是早早起床,穿上那件陈旧但干净整洁的蓝布工作服,戴上草帽,拿起铁锹,踏上植树的旅程。

这天清晨,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,洒在父亲的脸上,映出一道温暖的光线。他站在院子里,目光深邃地望着远方的山坡,仿佛在寻找合适的地点。我跟随在他的身后,一同前往那片即将焕发新生的土地。

我们走过田间的小道,踏过泥泞的田埂,一路上父亲不时地停下来,弯腰捡起路边的枯枝败叶,动作熟练而自然。他告诉我,植树前要先清理环境,给树苗一个干净的家。我跟着他的足迹,学习着他的动作,心中涌动着对这片土地的敬意。

到达山坡时,父亲先是仔细勘察了地形,然后开始指导我如何挖坑、放苗、施肥、填土、浇水

……他的动作不紧不慢,每一步都显得那么从容和专注。看到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,但他的眼神却坚定而明亮,仿佛在告诉我们,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。

在父亲的带领下,一排排整齐的树苗站立在了我们面前。父亲站在树苗间,用手轻轻抚摸着每一棵小树,就像是在安慰刚刚安家的孩子。他告诉我,这些树苗将来会长成参天大树,为村庄带来阴凉,为土地带来肥沃。

午后的阳光变得炽热,我们的植树活动也接近尾声。父亲坐在大树下,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水和干粮,招呼我休息。他的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,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期待。我知道,这不仅仅是对树苗的期待,更是对生活、对下一代的期许。

父亲的植树节,不仅仅是一个节日的活动,它更是一种传承,一种对自然的敬畏,一种对未来的承诺。父亲用他的双手,种下了希望,种下了责任,种下了爱。而这一切,都在我心中生根发芽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岁月流转,父亲的背渐渐弯曲,但他对植树的热情从未减退。每当我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度过的植树节,心中总是充满了温暖和力量。父亲就像那些树木一样,深深扎根在我的记忆里,

无论风吹雨打,始终坚韧不拔。如今,我也成为了一名植树者,继续着父亲的脚步,传递着这份绿色的希望。每当我手握铁锹,脚踏泥土,我感觉他就站在我的身旁,微笑着,指导着我,鼓励着我。

父亲的植树节,是对生命的礼赞,是对自然的敬意,是对未来的梦想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,我想对父亲说:“爸,谢谢您,是您教会了我如何去爱护这个世界,如何去播种希望。我会将这份传统,这份爱,传递给更多的人,让这片土地更加美丽,让这个世界充满绿色。”

## 家风



向春风 孔祥秋摄